

追忆田中仁先生

江沛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我的忘年交、亦师亦友的大阪大学教授田中仁先生因病逝世 7 个月多了。天不假年，何以至此？至今，从内心深处我依旧不愿触碰这个话题。

2023 年 6 月 6 日，我得知先生病逝消息，竟是其病故 50 天后。6 月 7 日，我即发起阪大、台湾东华大学及南开大学三方的线上会议，研讨如何纪念，大家商定在阪大“中国文化论坛”上在线发表悼念文章，择机进行悼念会议。不少悼文陆续发表，动情伤感，令人唏嘘。

直至纪念会议即将召开，我才动笔作文。一旦转念于此，泪眼模糊中，田中先生胖胖的身材、随性的马夹、和蔼的笑容，便如真如幻地浮现，令人难以自持。我们交流学术理念、探讨中日相互理解可能性的和睦场景，如在昨天。

如此慈祥、睿智的著名学者，不到 70 岁即魂归天国。何以如此？三年疫情之困后，难道上帝急着要了解中国的困顿及如何破局吗？

与田中仁先生相识，大约是 1986 年 9 月，那时他来南开大学访问导师魏宏运。在导师家里，师母包饺子招待田中先生。因我帮助导师做事，得以共餐。当时我对田中先生印象不深，30 多岁，身材尚好，敦厚诚恳，中文稍欠流利，阅读能力了得，他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中日战争史前后中共发展史理解精深；他能结合中、日文资料对比研究，那个时候极少。

之后，与田中先生有所交流是在 1991 年南开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。当时我毕业留校工作，既是青年教师也是魏先生学术秘书。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有了发言的机会，自然与田中先生有所交流，但也只是泛泛之交。此时，田中先生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已是小有名气。之后多次在中国各地的学术研讨会上见过田中先生，但依旧只是偶然谈几句，中心话题就是南开大学、魏宏运先生和中日战争史的研究。

2003 年 4 月，我有了赴日本爱知大学访问交流一年的机会，入住在爱大黑笹校区的爱大 HOUSE。7 月某日，田中仁和马场毅教授同到住所访问，我们交谈良久，在诸多史学理念上产生共鸣，对中日关系史、中共党史理解也有共识，大有恨晚之感。田中先生提出将其新著《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：中国共產党の危機と再生》（勁草書房 2002 年版）译成中文出版，以与中国学者交流，他希望我主持此事。

之后我找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的赵永东教授和博士生刘晖，请他们分头翻译，我提供学术支持，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刘柏林教授作为译校者。经过努力，田中仁先生的著作《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国政治史：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》，2006年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。田中先生以中共革命战略转变，中国政治与中共白区工作，中共领导人张国焘、王明、毛泽东思想分歧为主线，研究了此时在共产国际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产生进程中，中共何以经历危机、又何以在危机中再生的艰苦努力，分析精当，加上书中引用不少日文资料及日本学者的成果，颇受中国学者关注。田中先生对此书出版十分满意，我们由此成为莫逆之交。

2006年，田中仁与西村成雄先生来到天津参加学术研讨会。田中先生提出与我们合作进行“现代中国变动与东亚新格局”为主题的合作研讨会，计划长期进行下去。田中高屋建瓴地提出，1894年甲午战争后，日本取代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百年后，因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迅速成长的中国，再次成为影响东亚格局的主导力量，这一变革是19-21世纪间影响东亚局势特别是中国大陆与台湾、日本间关系的重要因素，意义非凡，必须深入理解这一变革并为之培育学术人才，强化三方间的学术交流，化解矛盾及误会，这是理解东亚历史变化和推动未来东亚地区和平的关键所在。这一具有重要责任感和学术使命的认知，深深折服了我，也促使我积极参与合作工作。之后，田中先生在与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许育铭主任交流中谈及此事，许主任十分积极地提出加入这一计划。

聪慧的许育铭主任，脑洞大开，取天津、花莲和大阪三市各一个字，编成研讨会的别称“天花阪”，“天花阪会议”的名号不胫而走，逐步在学界叫响。

2007年7月，首届“现代中国与东亚新格局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，此后三校轮流举办。以后又有韩国首尔大学、内蒙古大学加盟。为扩大影响力，会议在中国大陆的赣南师范大学、内蒙古大学、吉林师范大学、山东大学轮流主办，不少青年老师和研究生获益，有的还因此认识导师，得到到日本读博或赴台湾访学交流。在三校和众多学者努力下，这一交流方式每年一次，竟然持续了15年之久，声誉卓著，堪称奇迹，直至疫情爆发，才有所延误。2010年8月，我们参加赣南会议后同赴井冈山，感慨国共分流后的政治结局。2014年12月，在长春大雪与凛冽寒风中，代表对室内外冰火两重天的体验，体会极深。2017年8月济南会议后，代表同登泰山，眺望云雾深处，体悟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境界。当然，多次赴大阪、花莲的经历，同样是深刻而难忘的。2021年12月，我们通过ZOOM召开了第14届“天花阪”会议，用技术突破了疫情阻隔，有呼吸疾病的田中先生，大病初愈，出席时精

力稍差，但笑容满面，思路清晰。没想到，这次见面竟是永诀！

20年来，我赴大阪十余次。田中仁先生也来天津多次，2019年至2021年间曾受聘南开大学讲座教授。我们曾有多次的见面、交流、聚餐、喝酒，相互间的认可已达至交。我曾送硕士生邹灿赴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田中先生在入学、指导上尽心尽力。他需要研究中共根据地史的资料，我们曾共同赴河北省、天津市档案馆查阅。我还请博士生刘晖陪同田中先生赴河北省涞源，观察黄土高原的地貌，访问当地老人，体悟中日战争中日军何以难以获胜的复杂因素。田中先生酒量极好，尤喜中国白酒，在中国相聚必喝，在日本聚餐则是清酒与白酒交替。酒到酣处，无话不谈，畅快之极；人到中年，得识知己，夫复何求？

我曾两次短期受聘大阪大学客座教授，时间都选在1月至2月，除了开办一两次讲座外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我得以摆脱杂务而努力完成一些研究和写作事务。我的研究室在法学科对面的丰中学舍楼内。每晚9点多返回会馆时，都要经过法学科大楼，常会习惯性抬头看看田中先生研究室的灯光，心中时有感叹。学生说，只要田中先生在阪大，他的研究室总是熄灯最晚的几间之一。

田中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、中共党史长达40年，积累了大量中、日学术著作和珍贵史料。在他的研究室里，数排书架上满满的书籍令人羡慕。2018年田中先生告诉我，他马上就要退休，家中地方小，数千册书不知如何处置。我即提出能否捐赠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，让这些著作继续发挥作用。他考虑后说可以。2019年我请田中先生的学生邹灿、林礼钊帮忙邮寄至天津，又在与天津海关多次博弈后终于拿到了全部赠书。如今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外文图书室，专门设立了“田中仁教授赠书专架”，陈列着先生2000余册赠书，福泽施被于南开学生的同时，其学术精神也得以传承！

田中在世时多次表示，学人要为正确理解东亚各地历史、化解相互矛盾、促进东亚和平做出努力，这是学术之于当代世界的责任。哲人其萎，后世继之！

思绪在历史的年轮中反复拉扯和穿越，田中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。恍惚中时有错觉，法学科最晚熄灯的那间研究室里，田中先生依旧在敲击着键盘。

（译者：李荟）